

# 海上电影地图

SHANGHAI FILM MAP

晓露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主 编：晓 露

统 筹：汤新华 马伟根 严 峻

总撰稿：晓 露

编 辑：张 丰 凌光裕 千 劲 顾宇高 秦 洁

摄 影：郑宪章 袁银昌

# 目 录

序	004
前言	006
梦工场（上）	008
梦工场（下）	028
故居	052
影院	072
弄堂	094
外滩	118
马路	140
老上海	160
银色码头	184
上海电影游览地图	206
附录	209

C O N T E N T S

# 序

任仲伦

去过维也纳。维也纳人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呼吸，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都跳跃着优美的音符。这是一座拥有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勃拉姆斯的城市，维也纳人有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去过罗马。罗马人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行走，你踢到的每一块石头都会讲述一个千年的故事。当然，你不会去踢罗马的石头，因为罗马的石头也是磕脚的。但面对满城千年矗立着的雕塑和建筑，罗马人有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生活在上海。上海人能不能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逛街，你拐过的每一个街角都会碰撞到关于电影的传说。其实，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和重镇，上海人有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开放并敏感的城市。1895年电影刚在巴黎咖啡馆亮相，1896年它就在上海游乐场露面。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年在北京诞生。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卡通片、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制片公司和第一批电影导演和明星，却齐刷刷地崛起在上海。上海成为最初的中国电影之都。

上海成为中国电影之都并非偶然。电影在上海一露面，就不再是票友间的自娱自乐，而是一场盛大的娱乐商业与市民消费的联姻。电影本性是娱乐，娱乐主体是市民。上海具有成熟的商业基础与庞大的市民消费，加上电影业发展需要的汩汩流动的资金，需要的艺术性或工业性或商业性的人才，导致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繁华之地。

在中国电影百年中，上海电影始终是汹涌的主流。虽有潮起有潮落。电影是上海都市的重要景观；更重要的是，电影是上海人生活的重要场景。上海人为上海电影贡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自豪；为贡献了数量最多和片种最全的电影而津津乐道，为拥有最多和最有影响力的明星而眉飞色舞。上海这座城市飞扬着电影的气息。

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此时此刻，《新民晚报》记者周铭撰写了呼吁编写上海电影游览地图，以彰显上海电影历史与现实的系列文章，引起上海社会各界的热烈呼应。上海电影集团作为上海电影的重要传承者，义不容辞予以更加直接的呼应。东方电影频道主持人晓露和她的团队，勤于思索，敏于行动，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用文字和影像两种版本完成了《海上电影地图》。

《海上电影地图》不追求电影史志般的宏阔与完整，而是选取了散点透视的叙述思维，力求勾勒上海电影基本轮廓与重要侧影。它以主持人的个人视点，自由流转于上海电影的显见场景中，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随心且随意地讲述关于上海电影的传说和故事。视点仿佛是自由甚至散漫的，讲述似乎是感性甚至是个性的，但是，在九个篇章的架构里，却渗透着讲述者的选择眼光，渗透着讲述者的理性点拨，所以，它既如蛛网般链结出上海电影发展的基本脉络，也点化出上海电影的成长基因和发展规律。大量历史照片的精心选择和资料性附录的添加，扩大了这本书的历史氛围和实用价值。

这是一本关于上海电影导读和导游的感性简本。

# 前言



东方电影频道主持人、编导 晓 露

如果没有一个快乐的梦境  
就不必睁开眼睛  
月亮是烟云  
而梦则是这个世界的补丁

幸好人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作为主持人，从音乐世界走到电影世界，我迁徙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但相同的是，我始终怀抱着梦想。

安徒生说过：“童话，是给所有9岁到90岁的人看的。”电影，仿佛也是具有童话般本性的，她如银色梦幻，一直引领着人们的精神漫游。我常常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就是一张车票，每到一个站台，就会有一个故事飘出尘封的记忆，带你回到某年某月的某个地点。你会在某一瞬间恍惚起来，好像时间从未流逝，世界从未改变。因为有了这部或那部电影，我们又一次行走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中，一切历史与记忆再次在心灵的银幕上回放。

此刻，我站在上海——这个中国电影的起始站，向你发出邀请：共同回溯上海电影的渊源，共同勾画上海电影地图。想起导演王家卫的那句电影台词：“如果我有多一张的车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走，一起走，让我们走进上海电影的历史深处。

在厚厚的中国电影史中，上海电影几乎和中国电影如影相随。上海电影创造的辉煌，就像一座高耸的纪念碑。那个年代的明星，如阮玲玉、金焰、石挥、赵丹、白杨等，已经成为大家心中的神话。许多著名的电影人和他们的作品，如费穆（《小城之春》）、吴永刚（《神女》）、蔡楚生（《渔光曲》）、袁牧之（《马路天使》）、郑君里（《乌鸦与麻雀》）等等，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不可逾越的高峰。即使在这半个世纪以来，上海电影也始终澎湃地涌流着，上海电影人也始终在悲喜交集中前行着。

上海，这座城市曾经的苦难与辉煌，诗意与世俗，仿佛都在电影中定格。电影，这个似乎悬浮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想象世界中，居然承载了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悲欢。

我漫步在都市。寻找着电影与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痕迹。从明星故居，到电影基地，从影院，再到外滩和里弄，即使在上海马路上漫步，你会惊奇发现上海竟有那么多关于电影的地标和线索，默默等待着你我去和记忆中的电影不期而遇：

站在湖南路8号幽静的花园住宅里，在那个半圆型铸铁扶栏的阳台上，我仿佛看见赵丹眺望着绿色庭院的情景；也正是在新乐路的公寓，胡蝶遇到了她的真爱，如今的窗口会不会有两只蝴蝶在梦中相依着翩然飞回呢？穿过好几条弄堂，走进普通的天潼路714弄的弄堂深处，突然出现的“徐家园”三个字，将时光倒流到1896年，当年正是在这里，“西洋影戏”第一次登滩中国。漫步外滩，你会走过《半生缘》中曼桢满怀心事驻足的外白渡桥，又会在和平饭店遭遇《风月》中的张国荣狂奔而下的那条长长的楼梯……我在曾经的电影场景中寻找银色之梦，寻找着那些上海电影的印迹，重拾起上海电影的传说，编织着上海电影的图景。于是，就有了这份海上电影地图。

今年，正值中国电影百年。因为上海，电影才更加精彩；也因为电影，上海才更加生动！电影的奇妙在于将现实变成梦，将梦变成现实。或许有一天，你也会漫步上海街头，或安静地坐在街心花园的绿椅上，在游移的阳光下，按照《海上电影地图》的提示，回味着关于上海和上海电影的故事。而说不定你正被一部摄影机收拢在光圈里，成为下一部上海电影的画中人，成为新版海上电影地图的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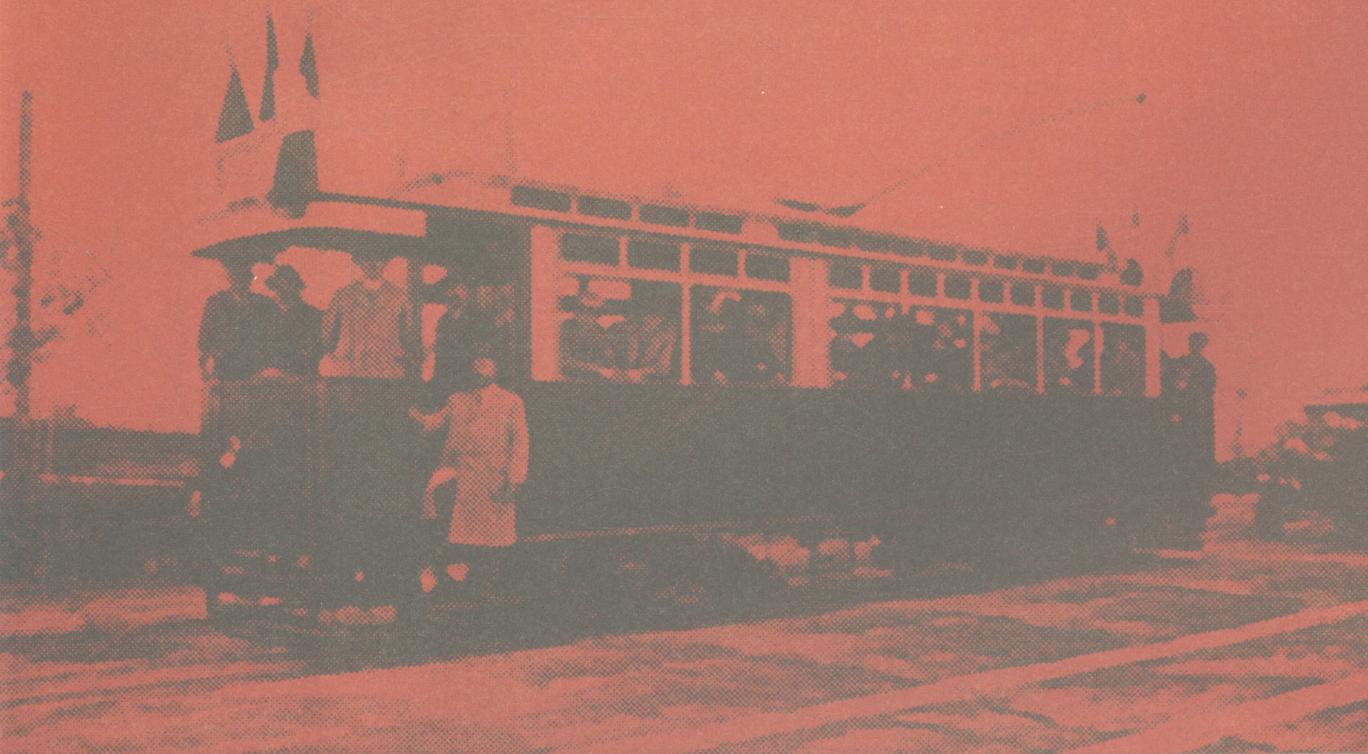
其实，每个人都该是寻梦人。这本海上电影地图，也许就是你我喃喃自语地寻找的电影梦！

# 梦工场(上)

从1908年意大利侨民劳罗在上海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开始，及至1949年，上海摄制了3000多部国产影片，创办了200多家影片公司，出现

了中国第一家制片公司，诞生了中国

第一个电影导演，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创刊了中国第一种电影刊物。粗略统计，大概有50多个中国电影的第一是在上海完成的。





**郑正秋**（1889.1.25—1935.7.16），编剧、导演。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别署药风。原籍广东潮阳，生于上海。1910年开始发表“丽丽所剧评”，主张改革旧剧，提倡新剧，认为戏剧应是教育民众的工具。后任《民言报》剧评主笔，并主办《民立画报》和《民权画报》。1913年与张石川合组新民公司，专事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导、演业务，并与张石川合作编导中国第一部无声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后自组新民、民鸣、大中华等新剧社，成为职业剧人。“五四运动”前后，创办新民图书馆，发行《药风月刊》。1922年与张石川、郑介诚、任矜苹、周剑云等共同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同时设立明星影戏学校，任校长。陆续创作《孤儿救祖记》、《玉梨魂》、《苦儿弱女》、《最后之良心》、《盲孤女》等电影剧本，并编导影片《二八佳人》、《小情人》等。这些剧作和影片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和劳动群众的困苦生活，但也有因果报应、维护封建家长制等消极因素。30年代初，其思想发生明显变化。1933年发表《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提出“反帝、反资、反封建”的口号，热情欢迎新文艺工作者参加电影工作。同年编导的影片《姊妹花》，为其代表作。一生共编导影片40余部，以情节曲折感人为特点，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电影开拓者之一，我国第一代导演和编剧。代表作《姊妹花》，创作剧本有《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

难以考证是谁第一次把电影制造说成是梦工场，但可以肯定，梦工场确实是电影制造的本性。人们总是在梦想，没有梦和梦想的人，就像没有太阳的天空，或是没有浪涛的死海。电影是充满梦想的，它无数次把人们的梦想，幻化成影像，展现在银幕，让人们惊奇地回味着梦境中的梦幻和现实中的梦想。世俗者把电影说成是视觉的冰激淋或心灵的软沙椅，但不如伟大的佚名者把电影说成梦工场来得诗意图来得确实。

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在北京。任姓照相馆老板出钱，谭姓京剧大师出力，中国出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但是，北京并没有成为中国主要的梦工场。上海不久却成为中国电影最主要的梦工场。1908年，意大利侨民劳罗在上海拍摄第一部纪录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开了上海电影制片先河。及至到1949年，这里摄制了3000多部国产影片，创办了200多家影片公司，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制片公司，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导演郑正秋，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创刊了中国第一种电影刊物《影戏杂志》。三四十年代，上海明星影片股份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艺华影业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成为中国影业的著名五虎将。战后上海的昆仑影业公司和文华影业公司则成为中国影业的巨头。略略统计，大概有50多个中国电影的第一是在上海的梦工厂里完成的。



老上海的电车



1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商标；2为上海影戏公司商标；3为长城影片公司商标；4为民新影片公司商标；5为神州影片公司商标；6为明星影片公司商标；7为孔雀影片公司商标；8为晨钟影片公司商标。

中国电影历史上最大的梦工场为何在上海？那些最先制造中国电影梦的是怎样的人们？在寻访海上电影地图时，这是诱惑我去探询的一个最大的谜。

我终于闻到了历史的气味，源头便是在1909年香港路5号的一幢大楼里创办的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公司是洋人创办的，曾拍摄短片《西太后》和《不幸儿》。但真正支撑起公司脊梁的是中国人，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制造先驱的张石川。

梦工场需要才华横溢的导演或者星光熠熠的演员，因此人们常常只记得生活在镁光灯晕中的明星们。但是在这耀眼光芒背后却有着另外一群灵魂人物：他们是影片公司的老板或叫出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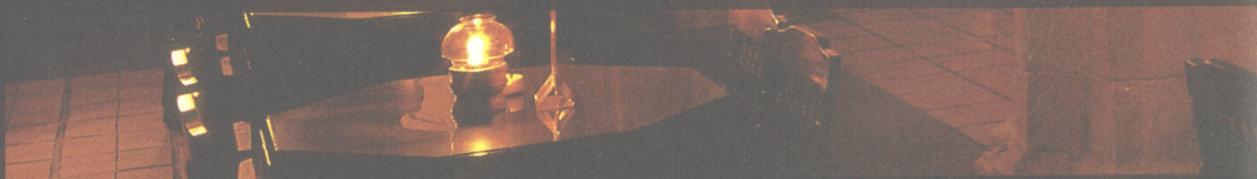


老电影刊物



张石川(1890.1.1~1954.7.8)，导演、电影事业家。原名张伟通，字蚀川。浙江宁波人。16岁到上海受雇于华洋公司，19岁在美化洋行广告部任职。1913年任美国商人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同时与郑正秋合作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公司的影片摄制业务，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1916年创办幻仙影片公司，将文明戏《黑籍冤魂》搬上银幕。1922年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鹏鹤、任矜苹等人合作组成明星影片公司，任经理兼导演，拍摄了《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盲孤女》、《空谷兰》等多部影片。1928年后导演十八集神怪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在上海电影界引起竞拍神怪武侠片的潮流。1931年美国有声影片输入中国后，导演了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一·二八”事变后执导左翼电影《战地历险记》、《脂粉市场》、《压岁钱》等。1937年明星影片公司总厂沦为战区，遂携带抢救出的机械等加入国华影片公司，任导演，拍摄《李三娘》、《三笑》、《夜深沉》、《金粉世家》等影片。1942年出任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分厂厂长兼导演，制片部长等职，导演《燕归来》、《芳草碧血》、《英雄美人》等影片。1946年后为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和上海大同影业公司导演《长相思》、《乱世的女性》等影片。一生导演长短故事片近150部，大部分为社会言情影片，风格浓郁细腻，故事性强，通俗易懂，受到市民观众的欢迎。其从影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祖。

在寻访梦工场过程中，我似乎常常看见这位叫张石川的老人，落寞地转过身去，低声的自喃：“影戏是生意，赚钱是道理，记不记得我不会那么的重要。”其实又怎能不记得啊？正是这个银行小职员出身的张石川以其叱咤风云的胆魄构建了中国第一代电影制片人的人格雏形。1912年张石川受邀担任亚细亚影戏公司的顾问，拍摄由郑正秋编剧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的《难夫难妻》，这是中国人第一部拍摄的短故事片。





张石川（左一）在导演《社会之花》时与主演白杨、谢云卿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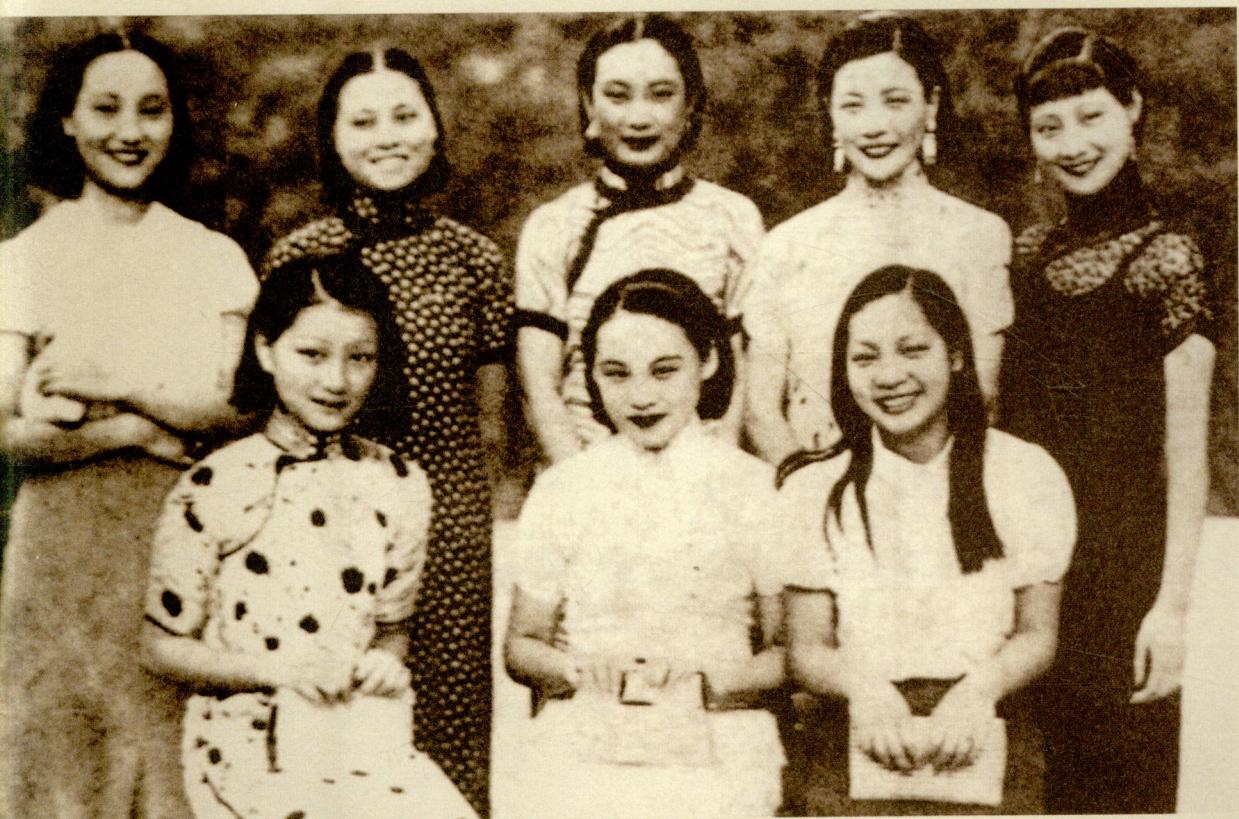
《孤儿救祖记》，无声黑白电影，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出品。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摄影：张伟涛；主演：王汉伦、郑小秋、郑鹤鸽、王献斋。

1922年3月，上海贵州路7号亭子间，原大同交易所旧址。张石川和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创建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倡导“明星点点，大放光芒，拨开云雾，启发教育”的拍摄宗旨。由郑正秋编剧的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票房奇佳，大获成功。有片商以8000元巨资买下该片在南洋的放映权，随后全国各地片商也风闻而至。明星公司还在懵懂之间就不经意地站在了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第一个巅峰。

张石川左手拿着合同，右手带着钢笔，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和演员签约的电影老板。王汉伦、宣景琳、张织云、王献斋、郑小秋、胡蝶等电影明星就此被招入麾下，就连阮玲玉最初踏入影坛，也是起步于明星公司。



《劳工之爱情》，无声黑白电影，明星影片公司1922年出品。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摄影：张伟涛；主演：郑鹤鸽、余瑛、郑正秋。



30年代“八大明星”全家福。后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叶秋心、黎明晖、胡蝶、阮玲玉、徐来，前排左为袁美云，中间是陈燕燕、右为王人美。